12
3764
221

D12
3764
221

穀梁大義述二十三　南菁書院

述長編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史部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宋襄公十三年泓之戰楚敗公司馬貞索隱穀梁傳戰於泓水之上

述曰泓水名故言之上以述戰地

吳太伯世家次曰餘昧索隱曰史記公羊作餘眛左氏及穀梁並爲夷末

述曰此據明李光縉增補史記評林本至汲古閣索隱單行本誤爲史記作餘昧左氏及公羊並爲餘祭此小司馬辨夷

1991.4
寄贈
91-254

末之名非辨餘祭之名也

齊太公世家惠公二年長翟來裴駰集解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徧見於軾

述曰此引魯事以釋齊史也

魯周公世家隱公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集解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太山之邑也

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述曰末二句大義凜然足廢公羊何注臆說

又桓公元年以璧易天子之許田集解糜信曰鄭以祊不足當

許田故復加璧

述曰說見師說糜信條

又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廟集解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

述曰外成人弒君之亂由于內弒其君此春秋推見至隱之法也

又昭公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集解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

述曰以鸜鵒爲夷狄之鳥與公羊同

陳杞世家靈公與其大夫孔甯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朝集解穀梁傳曰或衣其衣或衣其襦

述曰蒙婦人衣陳焉得不亡

衛康叔世家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索隱左傳作石圃此專音圃穀梁作曼姑專或音姑諸本多無曼字

述曰李光縉本如此毛氏單索隱本云左傳作石圃此作溥音團又音徒和反溥或作專諸本或無曼字竝未引及穀梁恐李本出臆改也

宋微子世家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集解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

述曰見前

楚世家因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其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集解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

述曰以粲然狀皆笑之貌並得皆笑之情

晉世家伐虢取其下陽以歸集解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

述曰闕

趙世家太后盛氣而胥之入集解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

述曰今本穀梁無此語

刺客列傳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沫音亡葛反左傳穀梁竝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近而字異耳此據李本此曹沫事約公羊爲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于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具記行事之時

述曰余聞諸阮相國元曰公穀文簡此等事跡當具公羊外

篇穀梁外篇載在漢書藝文志惜今不傳矣

漢書古今人表第四等中上　穀梁子

述曰表列萬章告子之上是班固亦以穀梁爲子夏弟子與

鄭康成同也又沈子師古曰魯人　尸子俱在第五等中中

刑法志魯成公作丘甲師古曰一說別令人爲丘作甲也士農

令作之譏　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爲而

不正也

闕

述曰

又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

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而刑無所

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所

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

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

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

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誅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

憐之爲之出兵二國并力遂走吳師昭王反國所謂善敗不

亡者也

闕

述曰

郊祀志下平帝元始五年　春秋穀梁傳曰十二月下辛卜正

月上辛郊師古曰豫卜郊之日

闕

述曰

五行志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

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祅福傳

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

言五行傳又頗不同

述曰據此知兩漢凡言治春秋者俱係公羊穀梁其於左氏但稱傳也

又釐公二十年五月己酉西宮災師古曰釐讀曰僖後皆類此穀梁曰爲愍公宮也曰謚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

述曰闕

又董仲舒曰爲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曰爲夫人師古曰事見公羊穀梁傳

述曰闕

又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穀梁曰爲宣宮不言謚恭也

述曰闕

又文公十二年太室屋壞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躋僖公者先禰後祖也

述曰闕

又桓公十五年春亡冰師古曰左氏傳公羊穀梁無冰並在十四年今此云十五年未詳其意劉向以爲周春今冬也先是連兵鄰國三戰而再敗也師古曰謂郎之戰穀梁傳曰吾吾敗也又宋之戰穀梁亦曰諱敗舉其可道者也再敗者

述曰闕

又文公三年雨雪螽于宋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

述曰闕

又釐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
沙其名也
述曰闕
又昭公十九年五月己卯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
之變其後宋三臣曹會皆以地叛師古曰二十年曹會自鄸
專鄸也鄸曹之邑
也鄸音莫風反
出奔宋穀梁傳曰自鄸者
述曰闕
又成公五年夏梁山崩 穀梁傳曰雒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羣
臣而哭之遹流
述曰闕
又文公十二年敗狄于鹹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

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皆殺之晉皆殺之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
眉見於軾何以書記異也
述曰闕
又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朔食晦
述曰闕
又桓十七年十月朔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朔不言日食二日
也
述曰闕
又嚴公十八年三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
述曰闕
又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穀梁曰爲朔二

十六晦七夜二三日一公羊以爲朔二十七二日七晦二左
氏以爲朔十六二日十八晦一不書日者二
述曰穀梁特舉夜食之例而經之四例始備詳見述例日食
條下
劉向傳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張晏曰隱元年祭伯
來穀梁傳曰奔也師古曰祭音
例介反
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案此說張晏說
作穀梁書冥晦師古曰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
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衛侯朔召
不往齊逆命而助朔師古曰春秋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
出奔齊穀梁傳曰天子名而不往也
述曰闕
梅福傳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
後復上書曰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
以貶其在祖位尊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
魯遂爲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防叔奔
在宋者於孔子爲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子故殷後
也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跡之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
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
述曰闕
陳湯傳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
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即
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侯奏古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
前孔子麾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言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
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施者優人之名夾音頰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郅
支單于之首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
述曰此用穀梁說然則許嘉王商亦穀梁家也顏注不明引

穀梁亦疏

又故宗正劉向上疏訟陳湯曰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之功

伐楚責苞茅及會王太子于首止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桓常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

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

述曰以滅項爲齊桓罪公穀說同況劉向詔受穀梁其所引必穀梁說而顏注屬之公羊足見公羊顯穀梁微矣此長編之輯余亦有所不得已也

韋玄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或說天子七廟無是文

述曰闕

匡衡傳陸賜奏衡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

述曰闕

翟方進傳奏曰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

述曰闕

循吏傳朱邑字仲卿爲大司農貢薦賢士居處儉節神爵元年卒天子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脩之餽按穀梁祭伯來傳文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

述曰闕

游俠傳原涉應客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

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共公
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
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
共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

述曰此注未明引穀梁實約襄三十年穀梁傳宋災之文

侯幸傳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
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石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爲尚書
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

述曰古不近刑人襄廿有九年穀梁傳文劉更生穀梁家也

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德
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
用

故引之師古注引曲禮刑人不在君側未得其意

王莽傳莽上書引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師古曰宰治也治衆事者
謂大臣也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九年是歲大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書大有年

述曰闕

章帝紀建初二年詔曰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爲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竝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

述曰昭四年穀梁傳云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

安帝紀皇太后鄧氏詔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不以父命

辭王父命 章懷注穀梁傳曰衛靈公廢太子蒯瞶立孫輒不受父之命而受王父命 又作策命曰大行皇帝 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

述曰章懷太子引穀梁傳大行受大名乃桓十八年范注文語出大戴記

順帝紀質帝皇太后梁氏詔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 定公八年經書從祀先公從順也順祀謂退僖神位於閔下穀梁傳曰從祀先公貴復正也

述曰闕

郡國志魏郡元城墟故沙鹿 左傳沙鹿崩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鹿沙山名也

述曰闕

樊宏傳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永平之初連年水旱上疏曰春秋穀梁傳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

百官備列不造作也 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 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

述曰此襄二十四年傳文也范甯曰周書大荒有禱無祀郎顗襄楷傳論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 范甯穀梁傳曰左氏豔而富其敝也巫也

述曰章懷注引穀梁傳今穀梁傳序文其敝也巫作其失也

誣注家順正文之例耳

鄭玄傳論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竝專以鄭氏家法云

述曰范甯穀梁注多載鄭氏起廢疾之文亦此意也

丁鴻傳鴻因日食上封事曰春秋日食三十六弒君三十二變

不空生劉向上書云弒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二蓋誤

述曰弒君三十二者公穀二家之說蓋不誤也至益以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鄭傳瑕弒其君鄭子鄭高渠彌弒昭公晉殺懷公於高梁爲三十六此左氏說經無其事檢班書劉向傳師古注自明矣

趙咨傳咨遣敕子曰豐貴重襚已昭惻隱穀梁傳曰衣衾曰襚音遂

述曰闕

班固傳林麓藪澤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爲麓

士食舊德之名氏穀梁傳曰古者有士人商人農工人

舞八佾穀梁傳曰天子八佾

述曰闕

又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

呂命三驅穀梁傳曰三驅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典引曰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伯上下不相信服方有誥誓五帝之時上下和睦故不及

述曰闕

第五倫傳曰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之上疏云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穀梁傳之文也束帛也脩脯也饋遺也

贊曰意明尊尊割恩蕃屏穀梁傳曰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尊尊親親之義也

述曰闕

東平憲王蒼傳諫爲陵起郭邑疏豈況築郭邑建都郭哉穀梁傳曰人之所聚曰都

中山簡王焉傳顯宗曰凡諸侯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曰從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鼓譟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命司馬止之左

氏傳頗谷
作夾谷
述曰闕

袁安傳安玄孫逢卒於執金吾飯含珠玉二十六品穀梁傳曰貝玉曰含

述曰闕

皇甫規傳上疏曰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述曰闕

陳蕃傳靈帝時代楊秉爲太尉上疏曰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頰谷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手足異門而出

述曰闕

黨錮傳論自武帝已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霧會至在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宣帝集諸儒于石渠閣講論六藝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同已者朋黨之異已者攻伐之

述曰闕

宦者傳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皐人也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呂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又上疏陳事曰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椀屬也音于字亦作盂

述曰闕

杜篤傳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作書一篇名曰論都賦夷文身穀梁

傳曰越人被髮文身東阻歙巖（穀梁作秦襲鄭甕叔送其子而戒之曰汝必死于殽之巖嶮之下）

述曰闕

文苑傳張升字彥眞陳留尉氏人常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穀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爲來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乃歸魯鄆讙龜陰之田）

述曰闕

又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云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大持（穀梁傳曰齊桓公爲陽穀之會一匡天下匡正也）

述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一終

江陰馮銘丹徒陳慶年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二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二十四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史部

魏志裴潛傳注韓宣字景然渤海人答曹植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爲下士諸侯禮也

述曰闕

高柔傳注孫盛曰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質任之作起於周徵

述曰闕

楊阜傳注皇甫謐列女傳趙昂妻名異王氏女也常曰婦人無

符信保傳則不出房闥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

述曰闕

高堂隆傳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劍勃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慝階趙弹秦箏相如進缶

述曰闕

吳志步騭傳上疏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

述曰闕

張紘傳從征合肥權率輕騎將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

述曰闕

晉書律歷志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命歷序曰孔子爲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歷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歷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歷相應以殷歷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撿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爲失之也

述曰闕

禮志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時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

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神之道也

述曰闕

又成帝咸康二年拜皇后杜氏卽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賀畢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不同　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正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

述曰宋書禮志略同

五行志景武之間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歆著五行志而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眾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共禦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一說以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　孫皓建衡元一作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春秋齊大災

劉向以爲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　庶徵恆雨劉歆以爲春秋大雨劉向以爲大水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向說既已雷電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閒隙起而勝陽逆弒之禍將成也　庶徵恆暘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　四年七月雨雹按劉向說雹者陽脅陰也　泰始九年四月辛未隕霜

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　元康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弘農湖城華陰又雨雹深三尺是時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公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爲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之不聰之應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己巳夜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毋邱儉大風晦冥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晦陰爲陽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

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晦暝公室卑矣　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臣下強盛將動而爲害之應也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甯國諸山崩鴻水溢劉向說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與春秋梁山崩同

述曰闕

羊祜傳或謂祜慎密大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

述曰闕

秦秀傳咸甯中爲博士賈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不授而以異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

述曰闕

江統傳作徙戎論曰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又云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

述曰闕

溫嶠傳王敦舉兵內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

下太子乃止又云嶠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

述曰闕

刁協傳左光祿大夫蔡謨理協死難與庾冰書曰春秋之義以功補過

述曰闕

郭璞傳于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愼始

述曰闕

慕容皝傳皝曰兵者凶器戰有危慮

述曰闕

宋書禮志徐禪曰春秋載郊有三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己或庚竝有別議　尚書何偃議鄭玄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啟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眾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辨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眞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必同晉郊庚已參差未見前徵

述曰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即用夏正也其二月三月

爲不從立說竝非三王各用其正郊天之說何偃誤駮
又孫盛晉陽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不以後尊
降廢前敬昔僖上嗣莊公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爲逆
述曰闕
又元嘉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春秋僖公八年秋七
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穀梁曰著祫嘗也
述曰闕
又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
禮二品官議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義恭按禮記不
代祭爰及慈母置辨令有所施穀梁於孫止別主立祭則親
執虔祀事異前志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儀

曹郎虞龢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
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
親奉之理 大明四年丁巳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而奠酹
之所未及營立四時薦饗故祔江夏之廟先王所生夫人當
應祠不右丞徐爰議按禮慈母妾母不代祭鄭玄注以爲非
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爲慈母後者爲祖庶母可也注稱
緣爲慈母後之義父妾無子亦可命已庶子爲之後也
述曰闕
又晉車騎將軍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
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
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爲立社者爲藉

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

述曰闕

樂志章皇太后廟依諸儒議唯奏文樂何休杜預范甯注初獻六羽並不言佾者佾則于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也

述曰闕

天文志青龍四年十月乙酉有星孛于東方占曰劉向五紀論曰春秋星孛于東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　晉惠帝元康二年天西北大裂按劉向說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　永興元年七月乙丑星隕有聲二年十月星又隕有聲按劉向說民去其土之象也　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案劉向說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小星無名者庶民之類

述曰闕

五行志晉孝懷帝永嘉三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民謂之桑林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案此可作虞主用桑注　晉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卽位此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朞而帝崩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案此可作有鸛鵒來巢注

述曰闕

劉穆之傳高祖表其功于天子曰若乃忠規遠畫潛慮密謀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述曰闕

謝晦傳晦見討乃上表曰天祚明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

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耿弇不
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
述曰闕

臧壽傳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壽
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
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　時太廟鴟尾災壽謂
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乃上議曰禮天子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廟五廟皆月祭
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然
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億十有五年　穀梁傳文　又云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
侯俱祭五廟何哉
述曰闕

徐廣傳隆安中李太后薨廣服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
夫人禮服從止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
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
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宜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
年後從其議
述曰闕

蔡廓傳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時三錄
述曰闕

范泰傳泰初爲太學博士元嘉三年上表禮婦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

述曰闕

王韶之傳高祖受禪放遣三叛士韶之啟曰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文十有八年穀梁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建平宣簡王宏傳齊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璡上書景素在宋以反誅此訟其冤也曰日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袁顗傳朝士與顗書曰身奉維新命承亨運緩帶談笑擊壤聖世

述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二終

江陰馮銘校
丹徒陳慶年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二

南菁書院

穀梁大義述二十五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史部

南齊書禮志尚書令王儉議奏曰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卽位

又儉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述曰闕

又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曰太尉從事

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王儉議正月上辛

祀昊天次辛禘后土後辛祀明堂詔可

述曰闕

又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月數閏爲應以閏附正月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爲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　魯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上之明義也　建武二年正月祠部郎何佟之義曰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雖仰嗣高皇於世祖嘗經北面

述曰何佟之所引春秋之旨卽穀梁閔公受國之義也

豫章文獻王嶷傳永明十年薨竟陵王子良啟上曰臣聞春秋所以爲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

述曰闕

王融傳虜遣使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棘賓薦虞晉疆彌盛七鐘出智宿氏以亡帝咯遠孚無思不服鑾光幸岱匪暮伊朝臣請收籍伊濛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籥

述曰闕

明七王傳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

述曰闕

崔慧景傳子僧上疏曰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爲戇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

述曰闕

魏虞傳詔曰皇師電舉搖旆南指誓清江浸志廓衡靈以去月下旬濟次河洛會前使人邢巒等至審知彼有大喪以春秋之義聞喪寢伐

述曰闕

梁書元帝紀正月甲戌世祖下令曰春長狄之喉言欲誅侯景也

述曰闕

后妃傳高祖丁貴嬪居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婦人之道義無自專　春秋凡王命爲夫人則禮秩與子等

述曰闕

江淹傳東晉末謂人曰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述曰闕

侯景傳大清元年上表請降齊文襄以書喻景曰空使兄弟子姪足首異門　景抗表曰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

述曰闕

陳書高祖紀姚察曰高祖英略大度應變無方兆庶歸以謳謌炎靈去如釋負

述曰闕

袁樞傳官侍中都官尚書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

述曰闕

隋書煬帝紀大業元年詔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其在愛民

乎既富而教家給人足

述曰闕

又三年六月詔曰聞之德厚者流光天子七廟事著前經

述曰闕

禮儀志諸岳崩瀆竭天子素服避正寢撤膳三日遣使祭崩竭

之山川牲用太牢

述曰闕

又後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銜枚而進鳴鼓促圍事畢天子還

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

之庖其餘即於圍下量犒將士

述曰闕

五行志洪範五行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

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

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宗廟不

禱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述曰闕

食貨志古語曰善爲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斂

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

述曰闕

牛弘傳開皇三年拜禮部尚書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春

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

室屋其上重者也

述曰此所引乃劉向穀梁說也

魏澹傳官著作郎高祖詔澹別成魏史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

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紀名故穀梁傳曰太上

不名

述曰闕

舊唐書高祖紀義甯二年五月戊午隋帝禪位詔曰宜依前典

趨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兼懷

述曰昭公二十有九年穀梁云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

又建德果悉眾而至陳兵汜水世充將郭世衡陣於其南綿亘

數里

述曰文公十有四年傳長轂五百乘縣地千里成公二年傳

一戰縣地五百里

中宗紀詔曰君臣朝序貴賤之禮斯殊兄弟天倫先後之儀亦

異

述曰隱元年傳兄弟天倫也范甯注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元宗紀開元二年六月山東諸州大蝗飛則蔽景下則食苗稼

聲如風雨紫微令姚崇奏請差御史下諸道促官吏遣人驅

撲焚瘞以救秋稼從之是歲田收有獲人不甚飢

述曰闕

又五年正月癸卯寅時太廟屋壞移神主于太極殿上素服避

正殿輟朝五日躬親祭享

述曰闕

又二十二年夏上自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已下躬自收獲謂
太子等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汝等知稼穡之難
也因分賜侍臣謂曰比歲令人巡檢苗稼所對多不實故自
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述曰闕
代宗紀大歷二年詔曰春秋以九命作上公而謂之宰臣者三
公之職
述曰闕
新唐書太宗紀贊曰太宗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
成康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妒大喜
功動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

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述曰春秋成人之美隱元年穀梁傳文即責賢者備亦隱元
傳義也宋子京之贊引此蓋亦穀梁家歟
武后紀贊曰昔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子弒君簒國
之主皆不黜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沒其
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歟
述曰闕
穆宗紀贊曰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為無臣
子也憲宗之弒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
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殺之而已是可歎也
述曰穀梁隱十有一年傳云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

范注責臣子也公羊亦同

僖一行略例其四曰春秋日蝕不書朔者八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左氏曰官失之也

述曰劉孝孫是左氏傳仁均是穀梁即明歷法者亦各執一說甚矣調人之難也

后妃傳元宗貞順皇后武氏將立爲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爲夫人齊桓公誓葵邱曰無以妾爲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分定則窺競之心息矣

述曰無以妾爲妻此僖九年葵邱之會穀梁傳文公羊亦有此言則在僖三年陽穀之會　宋人夏父之會當作宗人釁夏之對見左氏傳哀公二十四年夏對曰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

于志甯傳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志甯以爲禮女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固知遇喪須終三年春秋魯莊公如齊納幣母喪未再朞而圖婚二家不譏以其失禮明也

述曰莊二十有二年杜預注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韋見素傳元宗曰太子仁孝今受命朕如釋負矣

述曰闕

哥舒翰傳破吐蕃於積石隻馬無還者

述曰闕

柳渾傳渾珽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
渾跪曰五帝無詰誓三王無盟詛況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
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

述曰闕

陸贄傳極諫德宗曰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
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

述曰闕

王彥威傳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用十二月下旬彥威建言
天子之葬七月春秋之義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
一人文九年穀梁傳文故過期不葬則譏之

述曰闕

劉蕡傳文宗大和二年廷對策曰謹案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
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
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
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

述曰蕡明春秋而所引凡十餘條皆穀梁大義詳見師說

孝友傳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久之
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其後柳宗元議曰元慶能
處心積慮隱元年穀以衝讎人之胷今若取此前陳子昂議元慶抵
罪以斷兩下相殺某公某年穀梁傳文則合於禮矣

述曰闕

儒學傳朱子奢蘇州吳人武德時太廟享止四室子奢建言天

子七廟若五廟則與子男同則向無容等非德厚游廣德薄
游狹之義僖十有五年 於是尙書共奏自春秋以來言天子
穀梁傳說 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亦僖十有五年傳文推親親顯尊尊爲不易
之法請建親廟六詔可
述曰子奢從鄉人顧彪受左氏春秋而奏議則據穀梁之義
於此見穀梁禮制超越羣經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又陳京字慶復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
祖未毀廟之主合食於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又四門博
士韓愈曰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
之主復築宮以祭
述曰 闕

又許康佐傳帝讀春秋至閽弒吳子餘祭問閽何人邪康佐以
中官方彊不敢對後問李訓對曰古閽守小臣人也君不近
刑臣以爲輕死之道孔子書之以爲戒帝曰朕邇刑臣多矣
得不慮哉於是內謀翦除
述曰 闕

新五代史梁本紀論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而議者謂梁負大
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
志耳魯桓公弒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弒子赤而自立者鄭厲
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衛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
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子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
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

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得而掩爾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能知春秋之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述曰闕

漢本紀論嗚呼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如此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

述曰何邵公以爲元者氣之始范武子用杜預體元居正之說歐陽此論與三家說皆不合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而以元爲始子夏豈尚疑莫能明而必以此問夫子哉新唐書載劉蕡對策說春王正月兼用公穀二家之說歐陽作司天考序亦云爲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蓋知是說之未然矣

梁家人傳論嗚呼春秋之法是非與奪之際難矣哉或問梁太祖以臣弒君友珪以子弒父一也與弒卽位踰年改元春秋之法皆以君書而友珪不得列於本紀何也且父子之惡均而奪其子是與其父也豈春秋之旨哉予應之曰梁事著矣其父之惡不待與奪其子而後彰然末帝之志不可以不

伸也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者國之臣子任其責予於友
珪之事所以伸討賊者之志也
述曰闕
梁臣傳序　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
非無一人蓋僅有之耳
述曰闕
敬翔傳　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
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爲吾用乎
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
述曰闕
死事傳序　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
其美而不求其備況死者人之所難乎
述曰歐陽公修五代史仰師春秋隱元年穀梁傳言春秋成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歐陽此言與穀梁家說合穀梁傳多引
論語爲說成美不求備皆見論語亦與穀梁傳例合
司天考第二序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蓋聖人不絕天於
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
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
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聖人既沒
而異端起自秦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
勝其繁也
述曰漢書五行志如董仲舒是公羊家劉向是穀梁家所說

未可盡斥然歐陽謂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故弟子莫得有所述其言最正隱公三年日有食之穀梁傳云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此即用論語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之義歐陽說與傳合

江陰馮一銘丹徒陳慶年校

述長編

子部

劉向列女傳 卷四 南菁書院

貞順 楚平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爲伯莒之戰元和顧廣圻攷證公羊釋文云伯莒左氏作柏舉廣圻按今穀梁經作舉字後人改也此正未誤吳勝楚遂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穀梁傳所謂蓋有欲妻楚王云徵受穀梁又云持穀梁義公羊傳妻楚王之母者即此事漢書向本傳之母也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曰闕

卷七 薛嬖 魯莊哀姜 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此穀梁義也公羊亦同左氏傳不載 哀

姜驕淫通于二叔 漢書五行志同亦穀梁義也何休注公羊亦同與左氏傳微異

述曰 闕

晉獻驪姬 穀梁傳作麗他書或作嫳實一字也莊子以爲艾封人之子 獻公伐嫳戎 此用國語文穀梁云伐虢 生奚齊卓子 穀梁傳文 欲立奚齊乃與弟謀 女弟也內外傳其娣生卓子 穀梁國語同 歸福于絳 穀梁作賚范左傳作歸胙 地墳 穀梁作賁注沸起也 入自明 穀梁傳此句重 遂自經 穀梁云刎頸而死說苑立節云伏劒云遂以劒死 穀梁云雉經左氏傳云縊呂覽上德

述曰 闕

陳女夏姬 或衣其衣以戲於朝 藝文類聚三十五引以字上多或裴其幡一句并注云蔽膝廣圻案穀梁傳云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戲於朝此傳必是本有此一句經後人但知左氏傳衷其袒服者刪去之也

述曰 闕

王充論衡 卷四書虛篇 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奸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

述曰 漢書地理志言齊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班固亦穀梁家而所言如此特襄桓二公異同不可謂穀梁家無此說也

卷五感虛篇 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輩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爲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脈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

哭泣之聲治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阻矣壞阻水流竟注東去

述曰闕

卷八儒增篇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姜戎要擊於崤塞之下匹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有歸者文言匹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述曰仲任不知古書有甚言形容之例故有此說孟子言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正謂此類固哉仲任之論駁也

十五明雩篇 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 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

大雩傳家在宣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

述曰闕

又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于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陽勝攻社以救之 公羊高不能實董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堂生仲舒未死將難之

述曰穀梁傳云救水所以鼓眾則不致仲任之駁矣

十八自然篇 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

述曰闕

二十八正說篇 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若夫公羊穀

梁之傳曰月不具輒爲意使夫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經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也

述曰如仲任駁則是謂春秋無書法也謬哉

二十九案書篇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

述曰闕

白虎通卷一爵篇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殷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禮也盧文弨校本云通典載許慎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有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然則

此所引者穀梁說也

述曰闕

卷二三軍篇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

述曰闕

卷三巡狩篇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召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春秋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盧校舊作古之君民以時視民之勤今案莊二十九年傳補正

述曰闕

卷四嫁娶篇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

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盧校此所引不見穀梁傳疑是經師說穀梁文公十有二年傳之文義亦與前無異通典全引此段皆與此同

述曰 闕

盧校闕文田獵篇春秋穀梁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左氏傳隱五年正義 御覽八百三十二

述曰 闕

徐堅初學記卷一雷敘事穀梁傳云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

霆電也

述曰 闕

十四婚姻事對結帨 施韠 春秋穀梁傳曰女嫁諸母施韠紳戒曰謹愼從爾父母之言徐邈注曰韠佩囊也紳帶也諸母施佩帶又戒之也

述曰今穀梁傳本桓二年作諸母般申之曰紳作申又無戒字施字

又死喪敘事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賵又穀梁傳曰乘馬曰賵衣服曰襚貝玉曰唅錢財曰賻

述曰 闕

十九長人事對眉見軾 骨專車 穀梁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長狄也弟兄三人大害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于軾

述曰 闕

二十一經典敘事白虎通曰五經易尚書詩禮樂也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與易書詩三禮通數亦謂之九經初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

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穀梁傳有
事對四傳　兩家漢書曰春秋所貶損當時有威權者是以隱
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劉歆七略曰
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於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時
述曰七略所謂兩家者公羊穀梁所謂古文者左氏經傳也
或不二字句不同否
二十刀敘事孟勞穀梁傳曰孟勞魯之寶刀
述曰闕
二十肉敘事穀梁曰脹者俎實祭肉也生曰脹熟曰膰葢社肉也
六
述曰今本定公十四年傳無葢社肉也四字
又脯敘事穀梁曰東脩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
述曰闕

二十七 五穀敘事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嗛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
升曰饉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荒大侵之禮君食不兼
味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五穀皆熟爲有
年
述曰闕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一一雷穀梁傳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
霆
述曰闕
卷八 總載水穀梁傳曰水北爲陽水南爲陰
述曰闕
又河水穀梁傳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伯尊

過遇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縞素帥羣臣哭之既而祠焉伯尊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矣 左傳云伯宗

述曰 闕

三十九 朝會穀梁傳曰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

述曰 闕

五十三 奉使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秃者迓眇者眇者迓跛者跛者迓秃者相與立胥閒而語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閒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自此始也

述曰 闕

八十五 穀穀梁傳曰一穀不升曰嗛二穀不升曰饑三穀不升曰饉四穀不升曰康五穀不升曰大侵大侵則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

述曰 闕

九十三 馬穀梁傳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虢後滅虞荀息牽馬曰齒加長矣

述曰 闕

卷一百一 蝗穀梁傳曰雨螽于宋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

述曰 闕

杜佑通典卷四賦稅上穀梁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 非責也吏田畯也言

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 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悉謂盡其力

述曰闕

二十一 宰相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無不統焉

述曰闕

四十三 大雩穀梁傳曰雩得雨曰旱禮云龍見而雩皆爲旱故得雨則喜以月爲常事不書書者正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 東晉穆帝永和年有司議制雩壇於國南郊之旁依郊壇遠近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澤戴邈議云周冬及春夏旱禮有禱無雩天神社稷之屬迭乃大雩帝按春秋左氏傳之義春夏無雨未成災雩而得雨則書旱明災成也然則始雩未得便告饑饉之迹爲歌哭之請

述曰闕

四十五 社稷亾國之社爲亳社廟門之外立之春秋哀公四年亳社災穀梁傳云爲廟屏滅

述曰滅字誤當作戒

又晉武帝太康九年車騎司馬傳咸表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穀梁傳曰天子親耕故自立社爲藉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本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體殊此社之所以有二

述曰闕

四十七 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元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

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

述曰闕

又宋明帝太始二年昭太后崩有司奏太后於至尊無親其祭使有司行禮虞龥議曰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禮

述曰闕

又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詔曰亾大兄以司馬珣之爲國後祭祀何儀博士江熙議穀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則王子一

例也請皇子廟祭用大夫禮三廟牲用少牢江熙又議皇子不立廟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某繼嗣雖有廟然無子

述曰闕

又開元三年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玄注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

述曰闕

五十三 宋太常丞朱膺之議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注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歆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禘

述曰闕

五十五 告禮徐邈與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禮郊特牲在滌三月

此謂常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豢曰既逼不容得備又禮
郊特牲在滌宮而稷牛唯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卜特牲而用
之知無復九旬之別也謂今牲至則用當無疑否范甯答云
郊牲必在滌三月公羊傳養二卜二卜者謂本卜養二牲也
帝牲不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
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牲唯具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
制幣先儒有明義也

述曰闕

五十八 天子納妃后東晉成帝咸康二年拜皇后杜氏羣臣畢賀
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
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況漢魏遺事闕略者眾晉武惠納

后江左又無儀注

述曰闕

五十九 男女婚嫁年幾議春秋穀梁傳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
夫三十而娶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心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
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故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爲十五故十
而繫心也陰數耦故再成十四加一爲二十五
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專一繫心所以防淫泆也

述曰闕

又嫁娶時月議東晉云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出嫁夫人來歸大
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褒
既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
之惡故春狩于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間小
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議得時失

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于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于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于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

逃曰此以春秋證毛詩義亦未當春秋所書王侯之禮詩箋所約庶人之制也

七十二 天子崇所生母東晉孝武帝太元中崇進所生母李氏爲皇太妃徐邈與范甯書訪其事甯答謂子不得爲命母邈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賵人之母則可又會成風葬者言禮也

逃曰闕

又諸侯崇所生母杜佑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秦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見正焉夫身爲國君而母爲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立於禮法之正也

逃曰闕

又追錫命議後漢許愼五經異義云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讖其錫篡弒之君無讖錫死者之文也

逃曰闕

七十六 天子諸侯四時田獵穀梁傳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

大者也艾蘭以爲防蘭者草也防爲田之大限置旆以爲轅門旆旌旗之旒轅門昂車以其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爲楔質椹也楔門中梟也名通帛爲葛或爲褐楔五結反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流旁表握握四寸也轡掛者則不得入門車軌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役掩禽旅掩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過防不遂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一爲乾豆謂自降左膘而射達于右腢爲上等一爲賓客謂射右耳爲次等三爲充君腢膞前骨也音虞又五口反之庖謂射左髀達于右髃爲下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供乾豆賓客君之庖射宮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而不中田得禽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爲仁揖讓爲義

述曰闕

七十八 天子合朔伐鼓周制日有蝕之天子置五麾陳五鼓五兵諸侯救日蝕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衛其隅

述曰闕

八十 奔大喪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周道尚明無嫌于不往

述曰闕

又東晉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魯人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親行故不弔也

述曰 闕

又天子爲繼兄弟統制服議東晉僕射江霏議魯躋僖公春秋所議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

述曰 闕

八十一 天子爲庶祖母持重服宋庾蔚之議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穀梁已自爲通小記言妾子不代祭穀梁言於子祭於孫止此所明凡妾非謂有加崇之禮者也

述曰 闕

一百 喪遇閏月議東晉散騎常侍鄭襲議中宗肅祖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爾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 尚書左丞戴謐議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又云喪以月數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明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 齊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先儒咸謂三年周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

述曰 闕

一百二 改葬服議春秋穀梁傳魯莊公三年葬桓王傳曰改葬也
范甯曰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范甯曰緦者五服最下言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江熙曰甯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之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邈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之禮以其為交神明者也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緬所以釋緦故改葬

述曰闕

文苑英華 四百七十五 明經諸經策問七道穀梁第六問 五經同問魯史成文以一字為褒貶漢廷尚學有二傳之異同雖子夏授經孫卿肄業而去聖寖遠傳疑儻多聞以定時何非乎告朔雩乃閱雨奚憂於去讓文有無天之說定有無正之年例或難通理亦未盡衞輒辭以尊祖於義安乎許止闕於嘗藥受誣乃甚以茲疑滯皆藉發明穀梁子之言固當有據應上公於古復是何神諸儒待問一為觀縷

述曰闕

又 四百七十六 權德輿策問明經八道穀梁傳第七道問褒貶之書宣父約於史氏清婉之傳卜商授於門人經有體元且無訓說曰稱夜食頗近迂異徵禿眇之修聘聚蔡輒之方言晉大夫奚侯於偕行衞公子豈名其天疾隱居攝以崇讓鄭討叛以滅親未曰申邪甯為積慮鄒氏夾氏學既不博集作傳尸子沈子復何為者鄒夫未達有佇嘉言

述曰闕

又權德輿明經策問七道穀梁傳第六道問穀梁名經興於魯學劉向

□□□□稱於漢朝或貶絕過深或象類無據非立異姓乃
以□□□□同乎他人豈謂齊侯之子異類頗甚後學□從
諱親諱賢當舉其例耳理目理幸數其言何詞所謂近於□
何義所謂失於短凡厥師授為予明之

六百十一 述曰闕 呂溫代國子陸博士進集注春秋表憲宗三傳得失索隱未周羣儒異同致遠皆泥 考左氏之疏密辨公穀之善否

七百六十二 述曰闕 聖歷元年春秋文公十會要作六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云閏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

又張齊賢議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以一無此字告朔是知他月天子告朔矣

述曰闕

七百六十三 岑文本定宗廟議貞觀九年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或學推碩儒或才稱博物商較古今咸以為然

述曰闕

七百六十四 韓愈改葬服議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

述曰闕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四終

江陰馮銘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二十七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子部

太平御覽卷四日蝕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三兵三鼓大夫擊柝凡有聲皆陽事也以厭陰氣也

述曰闕

卷五星穀梁傳曰列星曰恆星亦曰經星恆經皆常也

述曰闕

卷十雨穀梁傳曰春正月不雨者勤雨也欲雨之心勤也夏四月不雨言

不雨者閔雨也 經一時不雨民之至憂也閔憂六月雨者喜雨也

述曰 闕

十三雷穀梁傳曰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

述曰 闕

又霹靂穀梁傳曰疾雷爲霆蜺謂急雷爲霹靂

述曰 闕

十四雹穀梁傳曰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雹者陰脅陽臣侵君之象也

述曰 闕

十七閏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一歲三百六十日餘六日又有小月積五歲得六十日而再閏故曰附月之餘日者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

述曰 闕

十八春上穀梁傳曰魯桓公十有四年春正月無冰皆君不明去就政治紓緩之所致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常燠無冰時燠也

述曰 闕

二十一夏上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夏田曰苗因苗稼除害故曰苗

述曰 闕

三十五豐稔穀梁傳曰宣公十六年冬大有年五穀大熟

述曰 闕

又凶荒穀梁傳曰一穀不熟謂之歉歉食不足二穀不熟謂之饑三穀不熟謂之饉

穀不熟謂之饉

述曰闕

四十梁山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宗而問之
伯宗來遇輦者輦者不避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
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宗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
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宗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曰天
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伯宗如之何

述曰闕

五十七原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述曰闕

六十一決塞穀梁傳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伯尊
遇輦者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哭之既而祠焉伯尊

至君問之伯尊如其言而河流矣左傳作伯宗

述曰闕

一百四十七太子二穀梁傳曰曹伯使世子姑射來朝朝不言使非
正庾信注曰禮諸侯之適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誓則以玉帛繼子男此謂會同急王命者也至於相朝非急會今曹伯有疾不朝魯有闕而使世子攝朝言非禮之正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

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內失正曹伯失正言二者俱失之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放違也言世子違命而正是當不義則爭之

述曰庾信疑麋信之譌說見經師攷

又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招成公子偃師哀公子所謂留託之招哀公有疾招嚮曰陳侯之殺太子偃師而立留悼太子者也哀公愛其世子昭元年今曰陳侯之

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盡其親謂稱公子又稱弟
弟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者唯君之二也
二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
副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
弟云者親而殺之惡也惡哀公使招
至於殺之
述曰闕
一百五十七 邑附穀梁傳曰齊人取子糾殺之十室之邑可以隱死
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公爲病矣
述曰闕
一百八十七 柱穀梁傳曰丹桓宮楹禮天子丹諸侯黝大夫蒼士黈
述曰闕
一百八十八 椽穀梁傳曰刻桓宮楹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

馬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述曰闕
又檐穀梁傳文公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
述曰闕
一百九十一 廄穀梁傳曰莊二十九年新延廄延廄者法廄注周禮
天子十二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
述曰闕
一百九十二 城上穀梁傳襄公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請罪禮
也明己國
無罪
述曰闕
二百七十 敘兵上穀梁傳曰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

戰善戰者不死

述曰闕

三百六 出師穀梁曰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入曰振旅習戰也

述曰闕

三百七 會兵穀梁曰齊侯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愛民也

述曰闕

三百十一 請戰穀梁曰請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述曰闕

三百十五 乞師穀梁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言乞也

述曰闕

又擒獲上穀梁曰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獲者不與之辭也

述曰闕

三百十四 戎車穀梁曰趙盾長轂五此下脫百餘地千里乘二字

述曰文十有四年文

三百十一 麾穀梁云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

述曰闕

三百十五 刀上穀梁曰孟勞魯之寶刀也

述曰闕

三百四十七　弓穀梁曰八年盜竊大弓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

述曰闕

三百四十九　箭上穀梁曰偏弓鏃矢不出境偏當爲敦鏃矢矢名皆天子之器也

述曰闕

三百五十　彈穀梁曰靈公朝大夫而暴彈之也觀其避丸也暴戲暴之也

述曰闕

三百六十五　眉穀梁傳曰長狄三人漉爲害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述曰闕

三百六十六　耳穀梁傳曰梁自亡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

述曰闕

三百七十二　足穀梁傳定公曰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手足異門而出

述曰闕

三百七十三　髮穀梁傳哀公曰吳夷狄之國斷髮文身斷髮避蛟龍也

述曰闕

三百七十七　長絕域人穀梁傳文公曰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也兄弟三人迭害中國得臣善射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述曰闕

三百九十一 笑穀梁傳成公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同聘於齊齊使秃者御秃者眇者御眇者跛者跛者御僂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笑之客不悅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有知者曰齊患必在此始也

述曰闕

又昭公曰楚靈王圍吳朱方執齊慶封將殺之使人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殺其君者乎封曰子一息我且一言口有若楚公子圍殺其兄之子麇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述曰闕

四百三十九 貞女上穀梁傳曰宋災伯姬卒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義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述曰闕

四百四 師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毋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

述曰闕

四百五十一 諫諍一穀梁曰陳靈公通於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於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述曰闕

四百八十 晉盟穀梁傳僖公曰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曰毋雍泉毋訖糴訖止毋以妾爲妻使婦人與國事

述曰闕

又襄公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

述曰闕

五百一十四 又曰兄弟天倫兄前弟後天之倫次

述曰此穀梁隱元年傳文及范甯注作又曰者誤也

五百十九 女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門父誠之曰謹愼從汝舅之言母誠之曰謹愼從汝姑之言諸母擊紳誡之曰謹愼從汝父母之言無違宮事

述曰闕

五百十五 祭禮中穀梁傳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

述曰闕

又僖公曰夏四月不時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縮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於南郊免牛亦然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

述曰闕

五百廿七 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 鼷鼠齧郊牛角不言之危辭也角者兵之象故給養不謹敬鬼神不享故緩也 傷自卜作也改卜牛死乃不郊

述曰闕

五百卅一 宗廟穀梁傳成公曰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禰父也成公之父宣公之宮也

述曰闕

五百卅九 贊穀梁傳莊公曰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雁雉腒贄所以至者也上大夫用羔取其從羣而不黨也下大夫用雁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冬用雉夏用腒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腒腊也夏用腒備腐臭也婦人之贄棗栗腶脩棗取其早自齊莊栗取其敬栗腶脩取其斷斷自脩整宜用也大夫國體也國體謂爲君股肱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書之用幣非禮也用者不也

述曰闕

五百四十三 揖穀梁傳昭公曰夾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君相揖齊人鼓噪而起欲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

述曰闕

五百四十八 死穀梁傳隱公曰高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之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也

述曰闕

五百五十 賵穀梁傳隱公曰乘馬曰賵　賵穀梁傳隱公曰錢財曰賵賵助歸生者賵　襚穀梁傳隱公曰衣衾曰襚

述曰闕

六百八 敘經典白虎通曰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樂也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又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曰三禮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曰三傳與易書詩通數亦謂之九經

述曰闕

六百十 春秋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

述曰闕

六百十三 敎學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羈貫謂交午髽髮以爲飾成童八歲以上者也就師問方貫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

而心不通師之罪也

述曰闕

六百二十七 賦斂穀梁傳文公曰天王使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述曰闕

六百四十九 鞭穀梁傳成公曰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取道遠矣伯尊下車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伯尊曰君爲此召我如之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其若之何伯尊由悉問焉悉至疑欲重問之也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祀焉斯流矣

述曰今本作伯尊由忠問焉范甯注云用忠誠之心問之
六百八十四 總敘冠縠梁傳哀公曰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范甯曰有差等唯欲好冠不知冠
述曰闕
六百八十六 弁縠梁曰弁冠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
述曰闕
六百八十九 屨縠梁傳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宣公殺赤而非之宣公殺子赤叔肸非責之織屨而食終日案日當作身不食宣公之食
述曰闕
七百三十八 疾病春秋縠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跛孫良父眇曹公子手僂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眇者御眇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有知者曰齊患必自此始也
述曰闕
七百四十 僂縠梁傳成公曰曹公子手僂聘於齊齊使僂者御蕭同姪子處臺笑之 跛躄縠梁傳成公曰衛孫良夫跛郤克眇聘於齊齊使跛者御跛蕭同姪子處臺笑之
述曰闕
七百五十六 鼎縠梁傳曰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太廟郜鼎之所爲也孔子曰器從邑名從主人故曰郜大鼎

述曰闕

六十 二 杵臼穀梁傳曰大夫救日擊門士擊杵舂粢盛之具示有上下陰陽

述曰今本莊二十有五年傳作士擊柝范注柝兩木相擊

七十 二 車穀梁傳曰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以兵車用兵伐也會而不

述曰闕

七十 四 輦穀梁傳曰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凡車將在左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備非常

述曰闕

七十 五 輪穀梁傳曰晉人與姜戎要而擊殺之疋馬奇輪無反者

述曰闕

七十 六 轂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駟地千里長轂兵車四馬曰乘

述曰闕

九十 九 北狄穀梁傳曰中國夷狄曰大鹵

述曰闕

八百 四 玉穀梁傳隱公曰賵玉曰唅

述曰闕

八百 六 圭穀梁定公傳曰定公八年盜竊玉玉者制圭也

述曰今本作寶玉者封圭也范注始封之圭亦誤禮明堂位云封父圭公羊作制璋也

八百 廿一 田穀梁傳宣公十五年曰初稅畝宣公履畝擇而稅之也古者田什一而藉言借民力而爲公耕一謂之什一而稅初稅非正也

述曰闕

八百廿二 耕穀梁傳成公曰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皆東畝欲以利其戎車

述曰闕

八百廿九 春穀梁傳文公曰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

述曰闕

八百十一 獵穀梁傳昭公曰秋蒐于紅正也獮狩以習用戎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爲其餘與士衆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述曰闕

八百十七 穀穀梁傳曰襄公二十四年京師大饑五穀不升爲大饑升成一穀不升謂之嗛嗛不足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康康荒虛也五穀不升謂之大侵

述曰闕

八百四十 粟穀梁傳莊公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

述曰闕

八百六十二 脯穀梁傳曰束脩之肉不行境中有至尊者不貳

述曰闕

八百六十三 肉穀梁傳定公曰天王使石尚來歸賑賑也者何也俎也祭肉也生曰賑熟曰燔

述曰闕

八百七十七 告徵部雨螽史記曰魯文公三年雨螽劉向以爲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

述曰闕

八百七十八 雪五行志曰昭公四年正月大雪劉向以爲昭公娶吳婚於同姓董仲舒以爲季孫宿專政陰氣盛也　桓公八年八月雨雪劉向以爲夫人有淫行將殺之象桓公不覺與夫人如齊而弑死雪又雨之陰出非其時迫近象陰氣盛也

霜漢書五行志曰僖公三十三年冬霜不殺草劉向以爲君誅不行舒緩之應是時公子遂專政三桓繼爲卿皆爲亂矣定公元年八月霜殺菽劉向以爲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是時季氏逐昭公公死於外

述曰闕

八百八十 地震漢書五行志曰魯文公九年地震劉向以爲周襄王失道楚穆王商臣殺父成王諸侯皆不肖權傾於下臣下强盛將動爲害　昭公十九年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季氏將有逐君之變三十二年地震劉向以爲是時周景王崩劉子單子立王子猛尹氏立王子朝季氏逐昭公黑肱叛邾吳殺其君僚宋五大夫晉二大夫皆以地叛

述曰闕

八百九十三 馬穀梁傳僖公曰晉獻公欲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此晉寶也荀息曰是取中府藏外府取中廐藏外廐也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

馬齒長矣

述曰闕

九百八十蟲豸部短狐穀梁傳莊公曰秋有戝一有一無曰有言不常有蜮射人者也今短狐是也射人爲疾左傳同

述曰闕

九百七十六菜部韭穀梁傳曰古者公田爲井居竈葱韭盡取焉

述曰闕

江陰馮銘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二十八

南菁書院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子部

玉海卷二漢劉向言域分地理志成帝時劉向略言其地分一作域分今著于篇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魏地荀觿參之分壄也周地柳七星張之分壄也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韓地角亢氏之分壄也陳本太昊之墟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壄與韓同分趙地昴畢之分也燕地尾箕之分壄也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

之分也齊地虛危之分壘也魯地奎婁之分壘也宋地房心之分壘也衞地營室東壁之分壘也楚地翼軫之分壘也吳地斗分壘也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壘也

述曰劉向漢人其分星野以三晉及秦爲域者向學出自穀梁於此益信穀梁子爲六國時人其傳在公羊之前久矣

十二讀時令 穀梁傳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注告廟以羊天子以十二月朔政告于諸侯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 唐會要閻丘沖等議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 張齊賢議案穀梁傳曰閏月天子不告朔是知他月則天子告朔矣 穀梁傳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於天下

十六古帝王梁都 穀梁疏冀州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及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鄒衍著書云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之畿從冀州而起

述曰闕

十八漢春秋三史地名 續志錄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 劉昭注於河南郡引左傳者三十八若夫野澤觀魚臺丹徒之引春秋梁山沙鹿之引公穀不可勝紀

述曰闕

三十祥符讀十一經詩 八年正月丁未作穀梁詩三章 七年八月庚午作春秋詩三章十二月庚辰作公羊詩三章又作讀十九作史詩賜羣臣屬和 其讀十一經也起七年六月庚辰成於

八年閏六月癸巳其讀十九史也起八年七月辛未成於天
禧元年二月辛未

述曰闕

四十七 穀梁傳曰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上尊天時紀正
編年 紀傳表志之體其後史官悉用其法晉荀悅
爲漢紀復編年之體後世作者皆正史並行

述曰闕

六十七 春秋莊二十年書肆大眚范甯曰有時而用非經國之
赦宥

常制

述曰闕

七十六 穀梁傳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諸侯
耕籍

夫人三宮

述曰闕

一百 穀梁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
三鼓

述曰闕

一百二十 穀梁傳甸粟而內之三宮注甸師掌田之官
二周太宰

述曰闕

一百二十 荀子曰春秋善胥命而非屢盟
五周盟府

述曰闕

一百三十 左傳成元年作丘甲穀梁以爲丘作甲以農爲工公
六周六軍

羊注陰使丘民作鎧

述曰闕

一百四十四 王制疏案穀梁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
講武田獵

何休云運斗樞云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爲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一曰乾豆之等　左傳疏公羊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白虎通義因穀梁爲之說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眾春田夏苗秋蒐冬狩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云云雖名通義義不通　賈誼新書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獨蒐狩之義也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天地陰陽盛長之時　穀梁傳昭八年秋大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旆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繫流旁握御轡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其餘與士眾習射於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述曰闕

一百五十周武王戎弓　穀梁傳定八年冬十月大弓者武王之戎弓注武王征伐之弓　寶玉者封圭也始封之圭周公受賜藏之魯　荀子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述曰闕

一百五十一魯寶刀　穀梁傳僖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

麗獲莒挐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
右而相搏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述曰闕
又周五兵五盾穀梁傳五兵注矛戟鉞楯弓矢
述曰闕
一百八十四周御廩春秋威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說苑魏文侯
有御廩晉志天廩四星在昴南一曰天廩春秋所謂御廩
也
述曰闕
唐類函卷一日四白帖外壤穀梁曰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
內壤注凡所吐出者其壤在外所吞者
其壤入於內又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
注今日闕損不知壤所在必有物食之

述曰闕
六卷陰陽白帖三合生穀梁傳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三合然後得生閏二白帖附日生獨天不生
之餘閏月者附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於月也
述曰闕
十一白帖澇災穀梁災爲大水桓元年豐稔二白帖五穀皆熟爲有年凶荒
一北堂書鈔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
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並穀梁傳
述曰闕
十七冰三白帖時燠公羊冬無冰時燠也
述曰此桓十有四年穀梁傳文公羊則云何以書記異也又
成元年襄二十有四年無冰公羊皆無時燠之文此冬字誤

當作春公羊字誤當作穀梁

二十六帝王部六 責躬北堂書鈔 臺榭不塗馳道不除穀梁傳 務農北堂書鈔 天子親耕穀梁 不親小事穀梁 二十七 霸北堂書鈔 衣裳之會十有一穀梁傳 二十九 公主三白帖築館於魯春秋

述曰闕

六十五 政術部三禁令北堂書鈔 所存者命穀梁傳云君之所以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爲用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

述曰宣十四年傳文

六十七 政術部五求糴白帖正也穀梁臧孫辰告糴于齊諸侯相歸粟正也告然後與之言內無外交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非正也故舉臧孫辰以爲私行也注爲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

述曰闕

六十八 政術部六弊政一北堂書鈔 厭政以甚春秋夏五月公四不視於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厭政以甚矣 貪暴北堂書鈔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而虞之非也穀梁傳 天子受獻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恒公十有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穀梁傳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云云 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動人之所動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財則貢賦少勤於食則百事廢用人之力爲已悉矣財盡則怨力盡則對

述曰闕

七十一 政術部九貢獻二北堂書鈔 獻其所有穀梁云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述曰闕

七十五　政術部十三奉使四　白帖　公子失禮　穀梁傳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

述曰闕

七十六　功勳總載二　白帖　尸大　穀梁云臣不尸大功注尸主也

述曰闕

八十四　蒐狩一　白帖　穀梁曰秋蒐于紅以習戎事　蒐狩三　北堂書鈔　過防不逐面傷不獻　穀梁云秋蒐于紅禮之大者也刈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

述曰闕

八十九　宗廟三　北堂書鈔　蒼楹莊楹　穀梁云丹桓宮楹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刻桓宮楹天子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楹禮天子之楹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楹非正也　又親割親舂　穀梁云太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太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太廟伯禽曰太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述曰闕

九十　請雨三　白帖　閔雨　穀梁一時言不雨者閔雨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犧牲二　白帖　庇牲　穀梁六月上甲始庇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庇治也　免牲　穀梁云免牲者縞衣玄纁裳有司玄端奉送於南郊　展斛角　傳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注展道雖盡所以備災不盡譏哀公不敬故致天變也

述曰闕

九十一　婚姻三　北堂書鈔　禮有四備　穀梁傳云公如齊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送姜于讙　穀梁傳齊侯送姜氏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閾門送女踰境非禮也

述曰闕

九十二 異姓爲後 白帖莒人滅鄫 莒鄫之外生以立爲後非其族類故云滅穀梁

述曰闕

九十三 哈 白帖賵早含晚 賵以早哈以晚

述曰闕

九十五 弔三 白帖魯人不弔 穀梁云周人魯人皆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者曰賻歸生者曰賵曰歸之正也求之非正也 車馬貨財 穀梁傳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法賵覆也車馬覆載人也賻助也所以助營凶事

述曰闕

九十八 舞四 北堂書鈔 使舞幕下 穀梁傳云定公十年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 倡優 北堂

書鈔 穀梁傳曰定公十一年夾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

述曰闕

一百一 春秋二 北堂書鈔 振王道 徐邈穀梁序云夫子感隱桓之事明將讓之幽微振王道於無王故始自隱公所感而興 詭辨之言 王隱晉書杜預云公羊穀梁詭辨之言又非先儒所說也 傳信傳疑 穀梁傳云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其死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述曰闕

一百一八 論兵二 北堂書鈔 善陣不鬥 周書七制一曰征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陣六曰戰七曰鬥善征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陣善陣不鬥善鬥不敗 善戰不死 穀梁傳云善戰者不死江熙曰避實攻虛則不死

述曰闕

一百九 田獵三 白帖 **爭禽** 穀梁陳侯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而殺之 **射中則得** 穀梁田射中而田不得禽則得禽不中而田得禽則不得禽貴仁義賤勇力 **軍旅** 白帖 **不土不分其地不分其民** 穀梁傳云不土

述曰 闕

百十一 守備二 白帖 **飾城請罪** 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注飾城者修守備 **文有武備** 雖有文事必有武備 **兵以嚴終** 穀梁曰兵傳云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注師眾素嚴不須灑軍列陣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不敢戰事以嚴終 **陣一** 北堂書鈔 **善師** 穀梁廟從其樂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

述曰 闕

百十二 追犇 白帖 **不逐** 穀梁曰戰不逐奔 **填厭之** 穀梁 **獻捷一** 北堂書鈔 **吳入楚** 穀梁傳云庚辰吳入楚曰入易無楚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鄭嗣注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楚宗

無備 穀梁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之謂狎敵 **狎敵** 白帖 **乞師重辭** 穀梁曰公子遂如楚乞師重辭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也 **救援** 白帖 **不救則恥** 穀梁諸侯相滅亡齊不相救則桓公恥之

述曰 闕

一百十四 刀三 北堂書鈔 **孟勞** 穀梁傳云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給也曰棄師之道也 **弓三** 北堂書鈔 **天子之器** 穀梁傳云偏弓鏃矢不出疆場注曰偏弓鏃矢皆天子之器也 **周公受藏** 穀梁傳曰盜竊寶玉大弓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述曰 闕

二百十五 麾 北堂書鈔 **天子置五麾** 穀梁傳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 **甲三** 白帖 **巨作非正** 穀梁傳曰巨作甲非正也古者有士有商有農

有工夫甲非人人所能爲

述曰闕

二百十六禦邊一書鈔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太鹵穀梁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述曰闕

一百二十一父子白帖子由父疏穀梁仲嬰齊卒此公孫也子由父疏之也訓子白帖不就師傅子既生不免於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生子白帖緩帶穀梁一人有子三人緩帶

述曰闕

一百二十三兄弟白帖天倫公羊傳兄弟天倫也童丱白帖羈貫穀梁云子云子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羈貫謂交午鬌髮也

述曰闕

一百三十八諫四白帖造辟穀梁傳曰古者造辟而言詭辭而出出不以實告人對見白帖辟召也詭辭而出詳諫

述曰述辟二句傳自論漏言之失耳非陽處父之言也此陽處父曰四字微誤又注辟君也此君作召亦誤辟爲膝之誤見師說經義

述聞

一百三十疾二白帖廟不得入穀梁曰有天疾者不得入於宗廟利口白帖失言漏言上漏其言下失其臣

述曰闕

一百三十三中智荀息請以璧假道於虞曰玩好在耳目之前患在一國之後中智以上乃能虞之臣料虞君中智之下也

述曰闕

一百四十四 遊覽二白帖曰視曰觀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述曰闕

一百五十一 御白帖不失其馳穀梁車軌塵馬侯蹄御者不失其馳

述曰闕

一百五十五 城三白帖保民穀梁曰城以保民爲之也民眾城小則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注夫保民以德不以城如民眾輒益城是無限極也

述曰闕

一百五十八 倉廩白帖災桓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未易災之餘而嘗志不敬也穀梁

述曰闕

一百六十一 換田白帖以璧假許穀梁云鄭伯以璧假許田非假也諱易也天子在上諸侯不敢以地相與

注許魯朝宿也

述曰闕

一百七十五 輪北堂書鈔奇輪無反穀梁傳云晉與姜戎要而擊之匹馬奇輪無反者注奇隻也軼北堂書鈔眉見軼穀梁傳云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軼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

述曰闕

一百七十七 脯北堂書鈔藥脯以毒穀梁傳云麗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察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公遂殺申生

述曰闕

一百九十四 麟三帖引取穀梁曰西狩獲麟引取孔子來不爲魯魯引而取之亦不與魯之辭也

述曰闕

一百九十七 牛三白帖 南郊免 穀梁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免牲者爲之繒衣繡裳有司玄端奉送于南郊免牛亦然

述曰闕

江陰馬銘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二十九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集部

南菁書院

文選卷一班孟堅兩都賦體元立制繼天而作李善注穀梁傳曰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又歌九功舞八佾歌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

述曰闕

卷二張平子西京賦林麓之饒于何不有薛綜注穀梁傳曰林屬於山曰麓注曰麓山足也卷三平子東京賦冠華秉翟列舞八佾薛注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又軌塵掩迹匪疾匪

徐李注穀梁傳曰蒐于紅車軌塵馬候蹄也　又成禮三𣪊一作驅解采伏侯反放麟李注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用三焉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述曰闕

卷六左太沖魏都賦殷殷寰內繩繩八區劉淵林注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爲寰　又振旅輘輘反施悠悠劉注穀梁傳曰入曰振旅兵事以嚴終也

述曰闕

卷九楊子雲長楊賦迺時以有年出兵李注穀梁傳曰有年五穀皆熟爲有年

述曰闕

卷十潘安仁西征賦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於晉輿李注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猶是馬齒加長矣又越安陵而無譏李注穀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謹無譏乎

述曰闕

卷十一孫興公遊天台山賦舉世罕能登陟李注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

述曰闕

卷十四顏延年赭白馬賦序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李注穀梁傳曰馬齒加長矣

述曰闕

卷二十一 沈休文樂遊苑餞呂僧珍詩我皇秉至德李注穀梁傳曰

我君接上下 又云揚旆九河陰李注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述曰闕

卷二十一 郭景純遊仙詩靈妃顧我笑粲然啟玉齒李注穀梁傳曰

軍人粲然皆笑

述曰闕

卷二十二 謝靈運登池上樓一首飛鴻響遠音李注穀梁傳孔子曰

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 又離羣難處心李注穀梁

傳曰鄭伯之處心積慮成于殺也

述曰闕

卷二十四 陸士衡贈從兄車騎一首髣髴谷水陽李注穀梁傳曰水

北曰陽 又贈馮文熊一首驅馬大河陰李注穀梁傳曰水

南曰陰 卷二十六 王僧達答顏延年一首仲連擅海陰李注穀

梁傳曰水南曰陰 又范彥龍贈張徐州謖一首此道今已

微李注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

甯曰逆者非卿也

述曰闕

卷二十七 王仲宣從軍詩第二首我君順時發李注穀梁傳曰葬我

君桓公

述曰闕

卷二十八 飲馬長城窟行振旅勞歸士李注穀梁傳曰入曰振旅

又劉越石扶風歌一首君子道微矣李注穀梁傳曰叔姬歸

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

述曰闕

卷二十九 棗道彥雜詩一首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李注穀梁傳曰水北曰陽　又張景陽雜詩第五首甌駱從祝髮李注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曰祝斷也

述曰闕

卷三十一 袁陽源倣古詩夕寐北河陰李注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又江文通雜體詩擬顏延之侍宴鷰望分甍隧李注穀梁傳曰甍內諸侯　又謝莊郊遊靜默鏡絲野李注穀梁傳曰絲地千里

述曰闕

卷三十八 傅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造膝詭辭莫見其際李注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也

述曰闕

卷四十一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書夫驟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汚池褒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李注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廄置之外廄

述曰闕

卷四十三 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師不踰時梁益肅清李注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戰不逐奔　又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侯既重有斯難値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李注穀梁傳兄弟天倫之義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又劉子駿讓太常博士書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梁丘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

卷四十六　述曰闕

卷四十八　陸士衡豪士賦序贊大名以冒道家之忌李注穀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述曰闕

卷四十八　揚子雲劇秦美新云大莽經賓李注莽彗星也穀梁傳曰星孛入北斗孛之爲言猶茀也

述曰闕

卷四十九　班孟堅公孫弘傳贊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李注漢書穀梁學有尹更始爲諫議大夫

述曰闕

卷五十二　班叔皮王命論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李注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饑

卷五十三　嵇叔夜養生論中智以下謂之饉五穀不升謂之饑

述曰本作三穀不升謂之饉五穀不升謂之饑李注穀梁傳曰苟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　又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李注穀梁傳苟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　又陸士衡辯亡論

下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李注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
甯曰長轂兵車也
述曰闕
卷五十六班孟堅封燕然山銘元戎輕武長轂四分李注穀梁傳曰
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述曰闕
卷五十七潘安仁夏侯常侍誄序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李
注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
何以在人上故曰崩　又顏延年陶徵士誄纖絢緯蕭以充
糧粒之費李注穀梁傳曰甯喜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
衞　又謝希逸宋孝武帝宣貴妃誄崇徽章而出甯甸李注

穀梁傳曰甯喜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
述曰出奔晉者非甯喜乃衞侯之弟專因甯喜誄而出奔晉
也
卷五十九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天倫之愛振古莫儔李注穀
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後天之倫次　卷六十　任
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俯擗天倫踊絕於地李注穀梁傳
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也　又陸士衡
弔魏武帝文居長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李注穀梁
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爲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
志之也　又謝惠連祭古冢文輸移北隍篳窆東麓李注穀
梁傳林屬之於山爲麓

述曰闕

金廷棟文集石經穀梁傳攷唐石經穀梁傳四萬二千八十九字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謂誤者十有九字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二字細思之有不全爲誤者卿爲識之并于顧所未及者備論之如隱九年所俠也俠石經作挾案俠卽挾字前漢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陛季布傳任俠有名顏注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也則俠挾不異也桓九年則是故命也故石經作放此條顧本無案御覽引庾信注云放違也言世子違命而放命也莊十有七年桓公常顧本作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桓下石經脫公字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穀梁傳每有此句法僖九年桓盟不日亦第稱桓字二十有二年春秋三十有四戰三十下石經脫有字案春秋隱十有一年經于寶函義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書十有一年則是紀年必言有紀事可不必言有文不同而兩通也二十有八年經晉侯齊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齊師石經作齊侯案石經齊師多作齊侯如成二年左氏傳及齊師戰于新築齊師亦作齊侯文六年處父主竟上事顧本作境上事上石經有之字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之爲有所之之辭傳以事爲辭文簡也石經以之事爲辭語長也成五年師羣臣而哭之帥石經作率下句作帥顧本謂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案帥率古今字經傳每互用十有三年經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晉

侯下石經有齊侯二字此條顧本無　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齊侯二字則石經或不誤襄元年經晉侯使荀罃來聘罃石經作嬰二年三年同　案嬰與罌通穆天子傳黃金之嬰之屬罌作嬰罌廣雅云瓶也罃說文云瓶也罃又與罌通故傳作罃石經作嬰六年立異姓以莅祭祀立字上石經有非字案何煌校宋建安余氏萬卷堂本亦有非字則石經或不誤昭四年爲齊封也封石經作討此條顧本無　案慶封不臣于齊靈王戮慶封若爲齊討也故石經以爲辭定四年後而再會後字石經作一事字此條顧本無　案此盟皐鼬之傳也前有召陵之會一則畏楚故石經作一事而再會十有二年非國言圍言字上石經有不字此條顧本無　案據傳文似有不字蓋以不言爲轉辭下乃接圍成爲大公也故石經以不言爲辭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字下石經有郊字顧本謂該字作郊字案此鼷鼠食郊牛角卜牛之傳也爲郊之變似當作郊之變而道之據下文該郊之變而道之句義則該字下似當有郊字子不忘三月卜郊意石經作志此條顧本無　案志古文識字周禮保章氏後鄭注志意之志與記識之志同論語多見而識之引作志賢者識其大者蔡邕石經作志左氏傳以志吾過僖二十有四年且曰志昭四年歲聘以志業昭十有三年皆古文識字弟子問穀梁子之辭若言子何不志三月卜郊也似志字義長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石經作不下何用弗受可以也春秋僖二十有六年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公羊傳注弗受也句同　案弗者不之深者不言弗受也句同

不受此皆石經之可與傳文參互觀者也

述曰闕

江陰馮銘
丹徒陳慶年校

穀梁大義述三十

南菁書院

丹徒柳興恩賓叔著

述長編

穀梁廢興源流

史記儒林傳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漢書戾太子傳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

又宣帝紀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迺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

又儒林傳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

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爲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眾

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襲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

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又劉向傳向本名更生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又劉歆傳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密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又賈逵傳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不

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
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
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
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
也　八年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
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事皆拜達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
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
又陳元傳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衞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
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衞太子好穀梁於
是獨學之及卽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竝存此
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

又儒林傳序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迺罷
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
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
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
又安帝紀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
穀梁春秋各一人
又靈帝紀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
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
魏志文帝紀黃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
秋穀梁博士
晉書職官志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寧四年武帝初

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
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
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及江左初減爲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
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
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
又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
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
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
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疏曰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今處學則
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俊昔咸甯太康永嘉之中侍中
常侍黃門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
奉酬顧問二則參訓國子以宏儒訓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
職以得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
祖皇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
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
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
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
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
絕七十二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
將墮於地陛下聖哲龍飛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
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疇昔猶千之一臣學
不章句才不宏通方之華實儒風殊邈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

斯道隆於百世之上搢紳誦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置十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能半宜及節省之制以時施行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博士一人穀梁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稱之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儁斷決明審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世向歆漢之碩儒猶父子各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其文將墮與其過廢甯與過立臣以爲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說此乃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劒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博其學元帝詔曰嘉表如此皆經國之務爲政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者詳之議者多請從嘉所奏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置博士餘如奏會王敦之難不行

南齊書陸澄傳永明元年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澄與尚書令王儉書論之曰穀梁泰

元舊有麋信注顏延之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閔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儉答曰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牽由舊式

梁書武帝紀中天監四年春正月癸卯詔曰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置五經博士各一人

又劉之遴傳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邱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

冊府元龜六百四奏議門唐李元瓘爲國子司業開元八年三月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既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望請各量配作業並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八策以此開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

新唐書歸崇敬傳時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建議近
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顓門廢業傳受義絕請以禮記左
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
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十員有詔尚
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故無施行者
冊府六百七 刊校門 漢隱帝乾祐元年四月國子監上言在監雕印板
九經內止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今欲集學官校
勘四經文字雕造印板從之
玉海二百四 祥符八年正月丁未上作穀梁詩三章賜羣臣和
十二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八終

江陰馬銘
丹徒陳慶年校

春秋釋

釋春秋經傳同異

春秋公羊穀梁之傳作於漢時不能盡合經意左氏親與孔子
相授受傳與經亦復有異唐啖叔佐趙伯循陸伯同於是有信
經駁傳之議宋則劉原父恣意言之式三爲之辨曰經于內弒
書薨弒之實于傳見之書殺大夫而不名書人書盜而不名名
于傳見之無族不書族有族而貶不書族貶不貶于傳見之駁
傳者謂信如是春秋不足獨任將決是非于傳矣豈知經不藉
傳而明何貴于傳且三傳後諸儒復作傳豈經藉後儒之傳獨
無藉于三傳乎魯春秋一國之史外事不赴告者不能書孔子

南菁書院
定海黃式三薇香

脩之常事削不書而不得增史之所不書脩魯史之例則然趙
東山曰凡史所書有筆有削史所不書不加益也故曰其文則
史經既如此傳則博引列國之史文補敘時事羽翼聖經不嫌
殺襍駁傳者謂春秋無此而傳有之皆傳聞道聽之辭豈知義
理可以意斷事實之詳悉者能臆造乎經傳之異者如經書鄭
伯髡頑卒楚子麇卒齊侯陽生卒傳以爲弒經先書殺公子買
後書楚人救衛傳易其後先由當時記載之文各異經因舊史
傳復采史文之異者以備參校不因舊史非傳疑之道不采異
文非考信之道亦經傳之互相備也駁傳者以公子買之事既
略遂肆言攻擊見傳錄所弒之事甚詳乃臆言變弒書卒之故
顧氏大事表猶如此其說紛而莫定豈知經自爲經傳自爲傳

其意有不可强合者强合之而反有害于經乎盟于甯毋經書
鄭世子華而傳言辭于華辭其伐鄭之計不辭其盟也踐土之
盟經不書王子虎而後傳云王子虎盟諸侯踐土在畿內不書
王朝之臣猶惡曹之盟不書宋而傳則言宋也經書公敗齊師
于長勺固詭敗之例矣而傳既言未陳曰敗某師又言長勺之
師齊既成列而不得用所以見詭敗之通稱此則經傳之似異
而可互通者也褒貶爲孔子之特筆舊說固是而左傳所言舊
史五十凡例孔子多因之以存其大體舊史有依時君爲褒貶
者如魯隱不直衛州吁雖翬會宋陳之君及州吁同伐鄭而不
稱衛侯桓莊不直陳佗齊無知雖踰年卽位殺陳佗無知而書
名桓莊黨于衛朔黔牟雖卽位十年而不稱衛侯桓莊又黨于

鄭突突雖出而稱伯子儀卽位十四年而不稱鄭伯其他踰年卽位而稱爵或未踰年而稱爵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未踰年卽位之君也魯君固君之矣妾不稱夫人而經書夫人子氏薨夫人嬴氏薨則魯君固用夫人禮待之矣大夫之褒貶如季子來歸曰嘉之翬帥師曰疾之遂兩盟曰珍之仲孫高子女叔華孫之褒亦復如是因魯君爲褒貶所以見一國之治亂其法固然孔子亦因之讀者不可以此駁傳也襄公二十一年兩書日食于九月十四年兩書日食于七月八月日無比月頻食之理必經有重出之文李厚庵曰連月日食史之異文或曰九月朔或曰十月朔兩存之以闕疑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例經尙有譌傳自不免則傳之有可疑者當闕之不可肆意攻擊也啖趙陸名治春秋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意孔子意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己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啖趙陸實階之此唐書儒林傳之論後儒所宜鑒也宋劉原父助其狂波而濫之於是諸儒之杜撰自此滋興矣

釋救執

左傳依舊史例發五十凡杜氏釋例由是作而春秋之例其事同其文亦同文同而義或異一例中有兼善不善者所以紀事實非以定褒貶也後儒言書救者皆善書執者皆不善拘一例以定褒貶均不可據以救言之善者固多矣若僖公二十八年

楚人救衞卽傳所謂楚愛曹衞者書曰救衞見晉文服衞之難
襄公十年楚公子貞救鄭亦見晉悼服鄭之難也而後儒乃以
爲善楚乎且僖公十八年書狄救齊矣謂孔子之獎狄決不可
也以執言之不善者多矣若成公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
師傳言曹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晉討其臯而歸諸京師非執之
善者乎拘一例以定褒貶言例者之失也或曰杜氏依左傳之
文以執曹伯爲非義今將翻左氏之案乎曰此杜氏不審傳文
之譌而失之也傳曰會于戚討曹成公也書曰晉侯執曹伯不
及其民也凡君不道于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侯執某侯
不然則否傳意言負芻殺太子復不道于其民晉侯討負芻不
害及其民善晉侯之辭也傳文某侯執之侯譌寫爲人譌字正

而經傳之義明矣前乎此書人以執者如執虞公僖五執滕子僖
九執衞侯僖二十八執鄭伯成十七未有言某侯執某侯者僖公二十二
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二文承上言執與成公十五年經
之書晉侯者異傳特於此年發凡起例見前乎此與後乎此者
執諸侯之多非義執虞公曰臯虞晉已顯而兼臯虞而此得方伯討臯之義特
褒書晉侯以是攻之傳文之有譌字非肊說矣杜氏釋例有得
有失而執諸侯例竟無一是者沿傳文之譌而附會於討賊稱
人之例耳不知殺大夫一例執諸侯一例非天子方伯不可以
執諸侯此執諸侯例之不得與殺大夫同例也杜氏謂諸文之
稱人以執諸侯者皆强國諱其所以執之故而以衆討之辭來

告信如是則晉厲胡不以眾討來告而甘自受辱乎此論之必不可通也僖公四年公羊傳曰執者曷爲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左傳之義與公羊同

釋人

書洪範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又曰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詩假樂曰宜民宜人論語曰脩己以安人脩己以安百姓人者臣僚之通傳春秋之義王之臣公卿傅爵凡伯祭伯以比列侯大夫傅字南季榮叔以比附庸元士中士傅名劉夏石尚以比列國大夫下士傅人公會王人于洮以比列國一命之爵王人子突別于王子諸侯之臣再命之大夫傅名其下傅人劉賈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潁氏以爲再命傅人杜氏謂昭

公十年叔孫昭子始加三命傳言其三命踰父兄昭十二而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襄公三十年晉齊衛鄭諸大夫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于宋去名傅人傳以爲尤之尤之者略之也人者臣僚之通傅略之而傅人貶不失其分隱公十年翬帥師會齊鄭伐宋桓公十四年宋齊蔡衛陳伐鄭莊公十四年齊陳曹伐宋十六年宋齊衛伐鄭二十八年齊伐衛公會齊宋救鄭僖公二十六年齊伐魯三十年晉秦圍鄭三十三年晉及姜戎敗秦于殽文公十二年晉秦戰于河曲經皆書人而傳或渾傅諸侯或實言諸侯之事其渾傅諸侯者杜氏以爲總眾國之辭其實言諸侯之事而經書人者或當時告命記注之異經既爲正傳采史文之異者以備參攷或諸侯在軍而

遣師人竟如僖公二十六年齊伐魯齊侯未入竟而伐北鄙者本人也而人之僖公十五年公會諸侯于牡丘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其事亦同假令當時君在會而使大夫出師經不書諸侯之會祇書大夫之役而傳言諸侯文有詳略事无違異或經傳侯人之字傳寫互異如莊公十三年北杏之會左傳書齊侯穀梁傳作齊人之比諸侯黜爵侮人公羊穀梁傳言之左傳原無是例杜氏謂通校春秋自宣公五年以下百數十年諸侯之咎甚多皆無貶侮人者可以見諸侯之例不侮人也僖公六年楚人圍許二十七年楚人圍宋文公九年楚人伐鄭十六年楚人滅庸宣公五年楚人伐鄭傳皆言楚子楚僻處南服雖大侮于未大則侮人魯 公荆舒是懲前弊絕之於齊桓既卒諸侯會于孟一書楚子文宣時人與子迭書最後則常書楚子此亦以紀世變矣杜氏於會盟朝聘例爵命例既言之而未詳因申其義以明大夫之貶侮人者如此然則春秋于大夫之卑有不盡貶者何也卑不待貶而自見直書其事而已也會盟以書人而不書名爲貶被殺以不書名爲無卑何也會盟一例殺大夫一例異事不同例不同例而比之則被殺之不書名者必書其爵當與司馬華孫之來盟比例矣而不宜與書人者比例也隱桓莊閔之世兵將屢書人何也春秋初年兵禍未烈公羊傳所謂將卑師少侮人者正例也

釋名

春秋經侯國再命之大夫會盟書名正例也卒侮名亦正例也

宋人殺其大夫賢之而不書名文七年八年左傳是莊二十六僖二十五左氏无傳當闕疑嫌於俾人以殺而變其例以賢之說者因謂大夫之殺貶而書名遂於孔父仇牧之倫橫加刺議社氏胡氏說顧震滄駁之是顧是不知正例也若夫諸侯不生名貶則名之禮曰滅同姓名春秋書衛侯燬滅邢僖二禮也齊侯滅萊楚子滅夔彼自相滅而非魯之同姓十五故不名虞公虢公王畿世爵之君惡晉滅之而經不書滅無由書名皆不得以彼疑此也顧氏誤駁禮記誤疑經傳禮又曰失地名春秋於國滅及國未滅而以其君歸者則書名荊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莊十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定六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哀八於諸侯出奔則書名鄭伯突出奔蔡桓十五衛侯朔北燕伯欵出奔齊桓十六昭二十三蔡侯朱出奔楚昭二十一莒子庚輿邾子益來奔昭二十三哀十

其出奔而復入亦復名之於執諸侯例不書名宋人執滕子嬰齊晉人執戎蠻子赤因其後不復國而從失地稱名之例禮也僖公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國猶其國故不書名襄公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左氏之經不書名公羊之經作衛侯衎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僖公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子皆不名未知經有奪字歟抑國小名微史失其名脩春秋時已無以追錄歟皆不得以彼疑此也顧氏誤駁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傳以名且天王使咺咺曷以貶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自述其史爲貶諸侯不生名宰何以名貶者史之例左氏自述其史例如此非言孔子意也然則周公家父何以不名史于王朝之

公卿貶則俑名不貶則不書名孔子脩春秋時不能知其名也
邾儀父王人子突以字書近儒有疑其爲名者謂齊侯祿父蔡
侯考父季孫行父皆名也無以見儀父之爲字齊子糾鄭子儀
子亹子臧子華皆名也無以見子突之爲字莊公十六年邾子
克卒克與儀父非一人不得以儀父爲克之字趙匡有儀父爲
據之顧震滄因之名之說方望溪
作春秋無書字論曰附庸之大者例書字王朝之大夫例俑字
今必以爲名者矯先儒名字褒貶之誤而昧於經傳之例者歟
或以名字褒貶爲周東遷後之變例象山姜氏說亦不得其說而爲
之辭

釋族

公子公孫公族之親不待貶而俑也非公子公孫而爲大夫者
賜族而俑氏春秋之正例也隱之篇兩書翬不俑公子左氏云
疾之公羊穀梁氏云貶其後之弒君三傳意同專兵者弒君之
漸易傳言臣弒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隱公能疾翬不能去翬
身受其禍所以戒也桓之篇書公子翬所以見桓與聞乎弒而
寵任翬也文公八年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公子遂會雒
戎盟于暴兩書公子左傳曰珍之隱公疾翬曰疾之文公珍遂
曰珍之所以見文公之蔽護遂而成弒逆也宣公元年春王正
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左氏有尊君
命尊夫人之義成公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
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傳云俑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
諸儒駁左傳者以此爲省文之例公羊宣公元年傳曰遂何以

不書公子一事而兩見者卒名也此諸儒之所據惠氏半農曰
季姬與鄫子遂傳夫婦辭也僖十四公子與夫人遂傳可乎尊君
命尊夫人春秋之義也襄公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
宋傳曰不書其族言違命也史例如此夫子因之所以見季武
子得君穆叔受抑之由不因史例而事跡不明也昭公十四年
意如至自晉傳曰尊晉皐已也二十四年婼至自晉傳亦言尊
晉史例如此夫子因之所以見魯勢日衰晉陵虐小國之狀不
因史例而事跡不明也孔子之脩春秋不因舊史或因舊史而
其義之因文以見者如此若夫隱公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八年
無駭卒左傳言無駭之氏賜于卒後所以明經不書族之義也
非貶例也弒君之賊史或徒名以貶之或書公子書氏夫子以

直書弒君不貶而皐已見且不貶而藉寵作亂之實益見或氏
或不氏文因舊史義例不主于此也殺之例或如楚之得臣宜
申不書族或如楚之成熊屈申則書族凡書殺者其義在乎書
公子書大夫或不書公子大夫例不在于族不族也外大夫之
聘魯者秦術楚椒吳札書名不書族傳不言貶或未賜族或經
傳有闕字或史文既略夫子因之不能定也劉氏原父謂四命
之孤俾字如單伯是大夫再命者俾名如無駭如俠是大夫三
命者書氏書名公子之尊視大夫非三命不書公子劉意謂經
之所書以爵之尊卑爲等殺而攷之經傳殊不可通近儒謂經
書爵次名氏一因舊史則泥於春秋據事直書不加褒貶之說
耳攷春秋之書褒貶最嚴者也貶而去族或惡之或自謙惡之

以誅不善自謙以別嫌疑皆法之不容已也翬遂書公子以著
亂臣之禍則聖人之書法微而顯矣

釋盜

春秋襄公十年盜殺鄭公子騑公孫輒盜執謂尉止司
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也曷謂盜無大夫也左傳之釋盜其例
甚明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盜執謂齊豹也齊豹前爲
司寇縶已奪之非大夫而書盜也先儒謂宗魯爲盜齊豹不可
書盜以駁左氏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盜執謂陽虎也虎季
氏臣而書盜也哀公四年盜弒蔡侯申盜執謂翩也蔡昭侯將
如吳公孫姓公孫霍公孫辰恐其又遷也翩遂逐公而射之卒
翩非大夫而稱盜也文之錯殺翩遂殺姓及霍姓霍書而翩不

書翩不足書也然則左傳曷言承公孫翩傳有奪文也春秋之
義一命以下之臣例不書名有遣使則書人其作亂則書盜

釋以

春秋桓公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傳以
者何行其意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
其死非正也二傳責四國行宋意而輕其民也非特譏宋也僖
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魯用楚
撓齊於楚無益也非獨譏魯也定公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
戰于柏舉說者謂柏舉之戰吳人之志蔡侯安能左右之而書
以吳子何也吳之伍員宰嚭欲報楚仇蔡侯亦以仇楚請師吳
子爲蔡侯用正爲員嚭用上書吳入郢下書於越入吳則入郢

非吳子之利也經蓋譏吳子爾爲所以者舉重而以之者舉輕矣春秋中如執君大夫以歸入邑以叛舉重於以之者以師一例以叛一例以歸一例以歸一例混合之則例難通矯之者曰春秋無例

釋殺

春秋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二伯不名舉王札子昭公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穀梁傳謂之兩下相殺十一年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十三年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從兩下相殺之例皆異于偁國以殺偁人以殺之例也禮曰刑人于市與眾弃之偁國偁人與眾弃之之義也然則國與人曷異僖公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公羊傳曰偁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明乎偁人以殺者非君主之也衛州吁齊無知

之殺衛齊無君隱四莊九晉欒盈鄭良霄殺于戰陳襄二十三又三十晉先都士穀箕鄭父之殺君幼而趙盾主之文九陳大夫公子過之殺公子招歸舉而殺之昭八經皆書人以殺本人也而人之然則曷以知其宜殺不宜殺州吁無知之不偁公子欒盈良霄之不偁大夫而稱人以殺之討賊之正例也先都等之殺既偁殺者之爵以譏殺之者復偁人以殺之以譏殺者此交譏之例也陳佗夏徵舒之殺桓六宣十一同于州吁無知而書曰蔡人楚人蔡之主此事者不得詳楚本君也而人之賊也曷貶乎爾楚人貪縣陳之富非正討舉也此殺賊而不與其討賊之例也文公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皆昭公之忠臣而公子鮑之黨殺之嫌殺之者之偁人特書殺者之爵不原其名所以

見宋人盡狂乃以不狂爲狂也此衆人殺無辠者之例也然則君主其殺者曷以知其宜殺不宜殺經之傳國以殺者書公子書大夫殺者與殺之者交譏之宣公九年襄公五年洩冶壬夫之殺左氏交譏之是也或謂左氏譏洩冶是教天下之爲華歆諸淵者式三謂以華諸衡之則洩冶忠以孔子之道論之則洩冶猶天王殺其弟佞夫襄二十三首侯殺其世子申生僖五宋公殺其世子痤襄二十六殺者書弟書世子明無辠也殺之者書天王書侯書公不俾國以殺明專殺也專殺者以一人私意殺之雖天王猶不可爲何況公侯或疑孔子匹夫不得譏天王諸侯不知春秋天子之事也用先世文武之法以辠先王之辠人辠五伯之辠人辠諸侯之辠人董子言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貶

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此知春秋者也以季世昏暴之主孔子不得譏是孔子所謂辠我者也或謂齊桓公言無專殺大夫凡不告天子方伯者皆爲專殺胡氏說顧震滄誤沿之不知凶人之殺有不得濡遲以失事機者殺之而告天子方伯未晚也不宜殺者雖告之天王方伯而殺之殺之不爲無辠故曰專殺者以一人私意殺之也

釋歸入

春秋經莊公六年衛侯朔入于衛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是時魯齊宋陳蔡納朔而王人子突救之衛人以王命拒朔不勝五國之強書朔入難辭也許叔入于許因公孫獲之去而強居之桓十五鄭伯突入于櫟殺檀伯

而強居之桓十五齊小白入于齊齊大夫已盟蒯欲納糾而小白入之莊九穀梁傳曰以好曰歸以惡曰入言齊人不與小白之入也衛孫林父入于戚襄二十六鄭良霄自許入于鄭襄三十年亂臣以力脅之而入衛侯入于夷儀失地之君藉十二諸侯之會迫脅之而入襄二十五左傳曰國逆而立之曰入杜元凱云本無位而國人迎立之則稱入其不然乎通前後例之內弗受而強立之曰入左穀義同桓十一年突歸于鄭穀梁傳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突一書入一書歸孫林父亦一書入一書歸成十四事分難易而善惡之褒貶不存於此蔡季自陳歸于蔡桓十七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成十五宜歸者也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昭十三與孫林父之自晉歸于衛皆不宜歸者也義異而事同皆書之曰歸閔公元年季子來歸

內大夫稱來歸猶外大夫之稱歸季子不能誅慶父而魯君臣以爲賢而納之其爲人善與惡迭見書曰來歸非褒善非貶惡之詞也惠半農謂以女子來歸例之深文周納之也左傳曰諸侯納之曰歸外納之內納之統之爲諸侯納惟納故易左穀之義亦可相通經有書復歸復入者左傳曰復其位曰復歸以惡曰復入杜元凱曰衛侯鄭復歸于衛復其位也身爲戎首則曰復入欒盈是也公羊傳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公羊此例不可盡通董子信公羊曰春秋無達例

釋王不稱天

春秋書天王者三十二先儒疑其王不稱天者有六焉案僖公

二十八年兩書朝于王所謂京師也是猶王人之不稱天王人
王師之不稱天王師也書錫命者三於文公元年稱天王於成
公八年稱天子天子猶天王也而於莊公元年錫桓公命獨稱
王命者加命也古者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所以寵生者之任職
非以爲贈死之典故賜文賜成雖不得其人生而賜命猶禮之
所有也桓公本篡弒之主生无微勞既死而加命焉尤悖于禮
矣此王之所以不稱天也隱公元年宰咺歸仲子之賵則書天
王文公元年叔服來會葬亦書天王而文公五年成風之喪王
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則兩書王叔服之會葬僖
公禮也仲子者惠公繼娶之夫人歸賵猶可說也而成風則莊
公之妾國人以小君禮葬之歷于君也而王亦以夫人禮之不

天甚矣此王之所以不稱天也繻葛之戰鄭莊之辱已著而桓
王之待鄭莊侯親侯疏侯予侯奪所任用之號公林父周公黑
肩德不足以服鄭莊而才猶不逮焉一戰而敗周威益替此王
之所以不稱天也方望溪力爲桓王回護且援孔子墮都圍成不克證之非也春秋之書異
文以見義而求異文之義者不能比事以通之矯之者乃以此
爲省文闕文譌文而義不存于此顧震滄取是說其說安可信耶

釋大夫會盟諸侯例

會盟自天子主之正也或天子不行使諸侯主之亦正也諸侯
自爲會盟變也非正也會盟而志在平亂變之正也大夫不會
諸侯祇會伯子男正也左氏僖二十九年傳或權事之變以會諸侯亦春
秋之法所不能盡拘也故魯大夫之會諸侯者如文元年公孫

敖會晉侯于戚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昭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經傳皆無貶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楚書公子始于此經傳亦不貶也魯侯與大夫盟經多諱辭故外大夫來聘魯而遂與公盟者皆不書公成三年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及郤犨盟襄七年及孫林父盟十五年及向戌盟是也其外大夫特來盟者亦不書公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是也杜氏謂與魯之微者盟失之魯君往朝而與大夫盟者不書公且貶盟者黜其氏如文二年及晉處父盟是也僖十九年齊之盟陳蔡楚鄭同稱人而不書公二十九年翟泉之盟上及王人下及大夫亦稱人以貶而諱書公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迫于宋難而貶之諱之尤可知也成二年蜀之會先書公會楚公子嬰齊繼書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此盟書公以著戰鞌四將畏辜之心而大夫皆貶稱人盟與會異文則大夫可會諸侯不得盟諸侯其義益明矣隱八年公及莒人盟于浮來傳不言莒人之名蓋亦大夫而貶書人者如蜀之盟也若閔二年齊高子來盟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來盟是魯君貴之之例也僖二十五年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年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此不諱言公者小國之大夫無所迫脅于公而公自卑謙以脩好無所嫌也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亂未立君公與大夫盟無所嫌也此又一例也內臣之盟外諸侯者如莊十六年會齊侯宋公

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據公羊經會上有公字左穀無之說者謂齊伯主盟列侯皆在而魯遣微者例不書名避不敏也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遣微者以盟王臣亦不書名也桓十一年秦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秦舍族自貶以尊諸侯也文二年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左氏云書士穀堪其事也敖不舍族者晉遣士穀而敖受士穀之盟無所嫌也成元年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許不舍族者魯有齊難如晉請盟晉亦自卑下以親魯不以爲嫌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鄧遂及齊侯宋公盟于媵書公子于盟書遂及譏其遂事不嫌書公子也仲孫獲仲孫何忌叔孫州仇之盟鄫子三見于經昭十一定三哀二

以不貶貶之也文十六年陽穀之會季孫行父請盟齊侯弗肯是齊侯雖與魯臣會而恥與魯臣盟繼書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鄴邱齊貪賂而許盟矣遂書公子不復尊齊也

釋兄弟

春秋之書兄者衞侯兄黎是也昭二書弟者齊侯弟年隱七桓三鄭伯弟語桓十四魯公之弟叔肸宣十七衞侯弟黑背及鱄成十襄二十七陳侯弟黃及招襄二十二十三昭八天王弟佞夫襄三十秦伯弟鍼昭元宋公弟辰定十十四是也公羊傳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隱七左氏之說亦同宣十七式三曰春秋書同母之兄弟重宗法也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嫡者則嫡子同母之弟謂之別子其後宜立大宗也春秋傳言魯宣

之母敬嬴嬖于文公則叔肸爲庶子言衞定公卒立敬姒之子
衎定姜既哭而歎衞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又
生元縶足不良故立元是鱄與縶皆庶子而三人皆書兄弟者
君既由庶子而立於是君之母兄母弟亦稱別子其後亦立大
宗也故曰春秋書同母之兄弟重宗法也然則陳招前書公子
後書弟何也書公子者通稱也書弟者特筆也後儒之申傳義
者或以同母爲加親（惠半農取舊說）而駁之者則曰知母不知父不可
爲訓或以書弟者皆嫡子同母之弟（姜白巖取程子說）以傳文攷之非
盡嫡子之弟是申傳者之不得其正解也後儒之駁傳而自立
說者以爲經之書弟皆同父不必同母以傳文攷之魯宣及叔
肸同出敬嬴衞獻與子鮮同出敬姒衞靈與縶同出婤姶此皆
同弟之最著者以經攷之宋公子地公子辰皆景公之弟而特
書宋公之弟辰於地稱公子則辰爲母弟尤可知矣是駁傳者
未見其自立說之果是也近方氏望溪謂經稱公子者執政之
大夫而不任職者稱兄弟此亦不信傳文而支離穿鑿之甚者
也申傳而誤難盡怪也駁傳而誤可歎也

釋聘

春秋隱九年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也後儒從其說者言齊桓
之霸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六十年襄王二十三年當魯僖
公之三十年王使周公聘魯由晉文之不明王禁有以致之（姜氏
亦用此說）式三案周官大行人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以閒問與歸
脹致禬竝言則天子之于諸侯于禮有問問卽聘也諸侯之于

天子小聘曰問聘問爲一二天子則以問爲聘聘問爲一穀梁之言難盡信范注已疑之鄭君周官注亦未從之也春秋于莊公二十三年書祭叔來聘至僖之三十年周公來聘中間相距止四十一年如謂祭叔私來不在此數則自桓公八年家父來聘至僖公三十年相距七十三年言六十年者无據矣且莊公二十六年齊桓始霸自此上溯桓公八年相距三十五年齊桓未霸而周不下聘誰之力歟此申穀梁說以褒齊桓者尤憒憒也若夫啖趙言諸侯之于天子有貢無聘惠氏半農論之備矣

釋天

春秋左氏傳於齊之陳氏晉之魏氏載其降生之兆卜筮之祥說者謂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古皆掌于史左氏守史職而備書之其失也巫巫作誣非出范甯穀梁傳注謂多敘鬼神之事也或曰此左氏之誤也申左者乃爲之說曰盛世之天理與數合亂世之天數與理睽春秋中纂弒疊見有數存焉天實爲之也或又曰此非左氏之舊文也是皆不然夫齊晉季世之君皆昏暴不脩德自絕于天其臣之善結民心者乘此機以取國取國者未可謂順天也而非其先世之受寵于天不能取也然則得國如陳魏者其始受天之寵其終逆天之心逆天而得之適乘其時君之絕于天而據之耳順受者正命逆取莫非命知天命之始終者其惟左氏左氏之作傳也世卿之家有善无不錄以明其順有惡无所隱以著其逆載陳魏初年之兆豈不謂忠君愛民上順天心自將化家爲國而獲福緜遠乎卒不能然將逆天以取國逆天者祚不

長左氏蓋憫之矣或曰左氏固詳于數者也載晉女叔寬之言以萇宏爲違天柳子厚王伯厚諸儒皆非之其可解乎曰詩書言自求多福言祈天永命皆謂脩德以感天也天厭周德周不務脩德棄郟鄏而遷成周壞其可支乎城成周者有持危扶顛之心而昧于天道之大原者也襄萇而貶左豈曰知天

釋偏兩卒伍

左傳桓公五年先偏後伍伍乘彌縫杜注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宣公十二年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注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成公七年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注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杜氏之注所言卒百人兩二十五人與周官之文相符十五乘爲偏二文岐異其所解之義復與傳文乖牾說者非之矣服氏虔於宣公十二年傳注曰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爲卒言廣有一卒爲承也五十人爲偏二十五人曰兩廣既有一卒爲承承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服氏此注較杜注爲明然以成公七年傳文核之服說仍不可通昭公元年傳兩于前伍于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服注引司馬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亦復與前注岐異式三案古者謂乘爲兩詩百兩謂百乘孟子三

百兩謂三百乘一乘輜車二十五人馳車七十五人合輜車馳車爲兩兩用百人是謂兩之一卒偏兩猶偏師不用全軍曰偏師不備輜車曰偏兩舍偏兩之一留馳車中士卒之一以教戰也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謂十五乘之廣用千五百人外又以百人副之而此百人不以副輜車專副馳車也先偏後伍先用馳車偏兩後用輜車之二十五人爲五伍副馳車以彌縫偏爲前拒以馳車之七十五人爲前拒也傳之四言偏者一例或曰周官夏官司右合其車之卒伍注云車亦有卒伍賈疏引左傳廣有一卒司馬法二十五乘爲偏百二十五乘爲伍江愼脩申之以爲車法兩偏爲卒五偏爲伍二十五乘之偏五十乘爲卒百二十五乘爲伍十五乘之偏三十乘爲卒七十五乘爲伍則左傳所云偏兩卒伍皆言車法也曰左氏昭公元年傳明言毀車崇卒則所謂偏爲前拒者非車戰矣兩偏爲卒古無明文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江氏謂賞言之以三十乘適吳留其半耳此文終不可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十九終

長沙王先愼
善化劉鈜校